

# 艾克哈在現代靈修交談中的意義

朱麗惠<sup>1</sup>

艾克哈思想在他的時代也許看來神秘難解，但在梵二之後四十年後的現在，在強調靈修交談的脈絡下，艾克哈思想不論是空、無、創造靈修與入世靈修，都有了一層新的啓迪。

## 前言

艾克哈（Johannes Eckhart von Hochheim，1260~1327/ 8），德國密契神學家與道明會士，也是當時的狄奧尼修斯（Dionysius）派靈修領袖，集修會行政、教學、著述與講道於一身，曾在巴黎和科隆任教，為著名之教授、宣道師、神師，以致被譽稱為「師長」（Meister），故而今日均以「師長艾克哈」（Meister Eckhart）稱之<sup>2</sup>。艾克哈的思想因著當時政治、社會、教會等諸多原因，不見容於他的時代，但是今天在梵二的精神之下，吾人可以重新省思艾克哈的思想特色對於現代靈修交談的意義。本報告敘述艾克哈的思想特色、他的「創造靈修」的四條路徑，以及他的思想觀點能與東方，特別是中國文化交談的一些實例。

---

<sup>1</sup> 本文作者，朱麗惠女士，現就讀輔大神學院教義學系碩士班。

<sup>2</sup> 關永中，〈師長艾克哈（Meister Eckhart）所提示的靈修歷程〉《哲學與文化》24卷3期（1997.3），238頁。

## 壹、艾克哈思想特色

艾克哈對於神的觀念，與傳統神學位格性的父、子、神之三位一體的神觀有所不同。艾克哈在「神」之外，提出「神的根」(Godhead/Ground of God)講法，因此他的思想是一種以「神的根」為中心的密契主義(Mysticism of the Godhead)<sup>3</sup>。密契，指內心與神或「真如」的直接親密感覺<sup>4</sup>，廣義指內心與神明結合的任何形式；狹義則僅指超乎尋常的與神明的結合<sup>5</sup>。艾克哈神人密契結合的思想，是藉「聖子在靈魂的誕生」(Birth of the Son in the Soul)和「突破進入神的源頭」(Breakthrough into the Godhead)，也就是「孕育」或「誕生」，以及「突破」兩個主題表達出來。

### 一、「神」與「神的根」<sup>6</sup>

艾克哈思想最大特點在於論及「神」的觀念時，在「神」之上提出「神的根」之說法，並且認為「神」與「神的根」有天壤之別：

1. 「神」是就一切能被人以客體方式表象的對象，是一切可名之名的總稱(Nomen omninominabile)，亦就是所有正確的、對神屬性真、善、美等的稱呼。因此，「神」是就其與受

---

<sup>3</sup> 陳德光，〈「神」、「神的根源」—艾克哈思想的正統性與文化交流的意義〉《哲學與文化》28卷4期(2001.4)，315頁。

<sup>4</sup> 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著，〈神秘主義〉《神學詞語彙編》(台北：光啓文化事業，2005)，716頁。

<sup>5</sup> 徐可之，〈神秘思想與生活〉《神學辭典》，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編輯(台北：光啓，1998)，497頁。

<sup>6</sup> 陳德光，前引文，319頁。

造物的關係而言<sup>7</sup>。若以基督徒的語言來表達，「神」就是三位一體的聖父、聖子、聖神，三位各司其職<sup>8</sup>。

2. 「神的根」又稱為「神的源頭」<sup>9</sup>，是一個不可名之名 (Nomen innominabile)，直指神的本質自身，相對於人為屬性的稱號或各種媒介，是赤裸的空、無，不叫聖父、聖子、聖神，甚至不叫神<sup>10</sup>。此一「神的源頭」是指那「超越神的神」(the God beyond God)，一個無法言詮的總根基<sup>11</sup>，是「三位格神」的神性 (Divinity) 之根本<sup>12</sup>。
3. 「神」與「神的根」兩者還可以有為、無為來區分。「神」有為，是為造物主，以一切受造物來彰顯祂為上主<sup>13</sup>，也就是「有為」，是就神與萬物發生關係而言。「神的根」則是「無為」，「無為」就是指神的源頭被萬物稱名和認識之前的狀態，這個源頭既是一個「不可名之名」，艾克哈將之視為「一」、「至一」、「唯一」，含簡單、淨明、純然的特質<sup>14</sup>。而且這絕對的「一」本身，不可分割，在其中一切的多元與對立都被超越，在那裡只有著一無分別的境界<sup>15</sup>。

---

<sup>7</sup> 同上註。

<sup>8</sup> 陳德光，〈中世紀密契主義的創造靈修〉《基督信仰的生命力》，田默迪編（台北：輔仁大學，2005），106頁。

<sup>9</sup> 關永中，前引文，218頁。

<sup>10</sup> 陳德光，前引文，319頁。

<sup>11</sup> 關永中，前引文，218頁。

<sup>12</sup> 同上註，219頁。

<sup>13</sup> 同上註，218頁。

<sup>14</sup> 陳德光，前引文，319頁。

<sup>15</sup> 關永中，前引文，219頁。

4. 爲進一步說明「神的根」之「無爲」，及神本質自身的赤裸、空、無，艾克哈也將這神的總根基表達爲「沙漠」<sup>16</sup>，爲一隱蔽的根基、深淵，或神性荒蕪之地<sup>17</sup>。但是神源頭的赤裸和空無的意義，並非本體上的缺失；反而，這空無象徵一種不可言喻的「富有」<sup>18</sup>。關永中因此認爲「也許我們可以詮釋說：神以自己爲源頭、爲根基，而在永恆的狀態下，把自己顯現爲三位一體的神，只不過神的最究竟呈現，是那絕對的一、純粹的太一、本身不可分割，在其中一切的多元與對立都被超越，在那裡只有著一無分別的境界」<sup>19</sup>。

## 二、神與人靈的密契結合

艾克哈用「聖子在靈魂的誕生」( Birth of the Son in the Soul ) 與「突破進入神的根」( Breakthrough into the Godhead ) 來表達神與人靈的密契結合。在「誕生」中，人不執著於世物，但一心遵行神的旨意；而在「突破」中，應徹底釋放一切，包括對自我和對神的意識，以進入一種自然而然的狀態，讓「道/存有」自由顯現<sup>20</sup>。

### (一) 「聖子在靈魂的誕生」

艾克哈認爲，聖子有三種不同的生：第一是聖三中的聖子

---

<sup>16</sup> 陳德光，前引文，319 頁。

<sup>17</sup> 關永中，前引文，218 頁。

<sup>18</sup> 陳德光，〈艾克哈思想中的兩主題：「聖子的誕生」與「突破入神的源頭」〉《哲學與文化》24 卷 3 期（1997.3），209 頁。

<sup>19</sup> 關永中，前引文，219 頁。

<sup>20</sup> 陳德光，前引文，209 頁。

在永恆中的生；第二是聖子在歷史中降生成耶穌基督；第三是聖子在吾人生命中的誕生。神的存有是一個動態生生不息的過程，聖父之稱為父，就是含生生過程的原始（*principium*）意義。艾克哈以「沸騰」（*bullitio*）描述聖父在永恆中生聖子。聖父的本質就是生，而聖子的本質就是受生，兩者共發聖神，這就是聖子的第一個生。而「沸騰」不斷湧出，終於「外溢」（*ebullitio*）到受造界，在歷史中聖父把聖子降孕成人，是聖子的第二個生。接著聖父在人靈魂的根層把聖子生下來，藉著接受成為人的聖子在靈魂的誕生，人就變成天父的子女。在此，艾克哈的重點是，聖父在永恆中生聖子，與在人靈中生聖子是用同樣的生，即人與聖子有同樣的「子性」<sup>21</sup>。

傳統神學立場，區分永恆的聖子是本性義的子（*filius per naturam*），而吾人稱子是恩寵義的子（*filius per gratiam adoptionis*）<sup>22</sup>。可是艾克哈沒有滿足於這種區分，而以人靈孕育聖子的意象，來說明一種神人融為一體、神秘結合的境界，及其中蘊含的三重意義：其一是人靈自己變成聖子；其二是聖父在我內生了聖子；其三是我把聖子交還聖父，也以聖子之心還愛聖父，而我與聖子既然冥合為一體，我也以子位來參與聖三的圓滿結合<sup>23</sup>。

## （二）「突破進入神的根」

「突破進入神的根」是比「聖子在靈魂的誕生」更進一步、更為徹底的結合方式：靈魂不只回到天主聖三的生活，分享聖

<sup>21</sup> 同上註，209 頁。

<sup>22</sup> 同上註。

<sup>23</sup> 關永中，前引文，229 頁。

子的生命（誕生），更要回歸（突破）到神的源頭，才得滿足<sup>24</sup>。「突破」反映一種人的靈魂不滿於只留在孕育聖子的階段，還要回到神那空無、一任自然的根層。人的方面，靈魂的根層要放下自己受造物的意識，而神也放下自己造物主及立法者的身分，回到尚未產生聖子、尚未是神的「源頭」狀態，如此雙方均要有所割捨，神人之間失去對立性，達到一股無可言喻、直接而赤裸的結合。艾克哈以「在此神的根層是我的根層，我的根層是神的根層」來表達這一最深的密契經驗<sup>25</sup>。

艾克哈把靈魂與靈魂的根層也區分開來，就如他區分神與神的根層一般。靈魂指人以受造物為對象的官能，包括感覺、意願和推理思考等；靈魂的根層指人與受造物無關，只與神直接發生關係的部分，是一個特別給神保留的密室。而如果神是靈智，靈魂的根層就可分享神靈智的火花，這靈智的火花是永恆的，雖在靈魂根層之中，卻不屬於靈魂所有。在萬有中，只有人靈具有靈智火花，與神相似，是神的肖像。若整個靈魂都是靈智火花，靈魂就是百分之百的天主肖像，像聖子一樣不是受造的。如此，艾克哈用靈智來說明靈魂是神的肖像<sup>26</sup>。

### （三）「誕生」與「突破」的整合

在「誕生」時，神在靈魂所點燃的「靈智」火花，在「突破」階段變成一股力量，一股無名可喻的智力火花，突破進入

---

<sup>24</sup> 陳德光，前引文，210 頁。

<sup>25</sup> 同上註；陳德光，〈「神」、「神的根源」－艾克哈思想的正統性與文化交流的意義〉，321 頁。

<sup>26</sup> 陳德光，〈艾克哈思想中的兩主題：「聖子的誕生」與「突破入神的源頭」〉，207~8 頁。

神的源頭。「誕生」的主題比較強調神的主動性，聖父在靈魂根層內生聖子，是一個有言可喻的結合，而「突破」的主題比較強調人的主動性，是無名可喻的結合，但是一切都在神之內完成<sup>27</sup>。

而兩者的整合在於，如果說無言可喻的結合是有名可喻的結合的源頭，則根源雖然重要，但是只有根源本身並不構成「完整」。例如，為構成一棵完整的植物，根必須長出枝葉和花果，如此，可見可辨識的部分才能讓人領悟不可見部分的偉大和深奧。「誕生」的主題，剛好把聖父對人偉大的愛訴說出來，使無名可喻得以完滿。由於「突破」是比「誕生」更進一步的結合，也可以用「回歸」來說明二者之關係。「誕生」是在人靈魂內完成的；「突破」是靈魂回歸到神，在神的最深源頭內完成，靈魂消失在自己最深的源頭中，所以「神的根層是我的根層，我的根層是神的根層」了<sup>28</sup>。

## 貳、艾克哈「創造靈修」的四條路徑<sup>29</sup>

中世紀靈修者所追求的密契結合，有兩種形式：「精神合一」（*unitas spiritus*），以參與聖三生活為目標；和「不二合一」（*unitas indistinctionis*），是神人之間絕對一致的結合，藉著完全的割捨（*detachment*），回歸到神的根<sup>30</sup>。艾克哈的密契思想屬於後者，它著重以創造為中心（*creation-centered*）的靈修方式，與傳統

---

<sup>27</sup> 同上註，210 頁。

<sup>28</sup> 同上註，211 頁。

<sup>29</sup> 本段主要參考：陳德光，〈中世紀密契主義的創造靈修〉，105~118 頁。

<sup>30</sup> 同上註，104 頁。

著重救贖與聖化，並且以煉淨（purgation）、啓明（illumination）和合一（union）等三條路徑的靈修方式不同。這種創造靈修，按艾克哈而言，含四條路徑：肯定、否定、創造、轉化，是一個螺旋形的整合過程，互相蘊含、互相補充。介紹如下：

### 一、肯定之路（Via positiva）

這是一條積極的進路，強調神「可以言喻」（cataphatic God）的一面，以神的話帶有創造能力的觀點為出發點，是一種創造和祝福的神學，神藉著創造祝福人類，而人類藉著對神的讚頌與感恩，和對萬物的管理，把祝福奉回給神，如此地神人互相祝福。在肯定之路裡，宇宙充滿和諧、美感、秩序、神聖性；人類是偉大的，是天主的肖像，而「存有是神」（Esse est Deus），因此人應以「無感一切」與「關心一切」來解讀天主經中的「爾旨承行」。「無感一切」（be asleep to all things）即是：離開個人對受造界的感覺或好惡，「關心一切」（concern yourself with all things）即是：在一切事上尋找天主，愛天主在萬有之上，並愛人如己，並且以平等心在萬事萬物中愛天主。

肯定之路的神修，按艾克哈而言，是一種「覺醒」（waking up）。「覺醒」的方法是不斷空虛自己，讓神在我靈魂內居住，並且體驗到「神比我更接近我自己」（God is nearer to me than myself）。依陳德光之看法，艾克哈的「存有是神」反映了一種「萬有在神內」（panentheism）的想法，一切都在神之內，充滿神性，一切的存有者都是平等的，連發生於歷史與大自然中的正面、負面之事、天災人禍等，不必為人心好惡所影響，均能對於神修生活有所助益，因為一切之中都能找到神的蹤影。



## 二、否定之路 (Via negativa)

否定之路並不否定「肯定之路」，只是要走出並超越「肯定之路」，並且注意到神「無可言喻」(apophatic God)、奧秘與超越的一面。否定之路的特徵是「割捨」，就是放棄多種人為的執意，停止一切人為的思想活動，一任自然，以「無心之心」愛天主 (love God mindlessly)。為表達「割捨」，艾克哈採用「沙漠」之圖像來表達靈魂必須空無，以便讓神可以進入，因為在有關靈性之事方面，靈魂的成長，不是靠加法 (addition)，而是靠減法 (subtraction)<sup>31</sup>。而割捨之後的心靈，有如「貞女」的自由與潔淨。

否定之路強調人神直接結合的關係，意欲教人破除各種偶像與遠離各種媒介，不受負面事物、厄運、災害之影響，放下因自私而來的恐懼和不信，幫助人自我反省與批判，並發現自己潛在意識中的執迷與頑固之處，以便靈魂能入神的奧秘的深處。

## 三、創造之路 (Via creativa)

這是一條生生之路，因為天主有生生之德。在創造之路上，艾克哈勸人不僅要做「貞女」，更要做「妻子」，因為「對靈魂而言，妻子是比貞女更為高貴之語辭」<sup>32</sup>，要在人靈中孕育和產生天主聖子，如此，因著聖子在人靈誕生，人與聖子都成

---

<sup>31</sup> Matthew Fox, *Meditations with Meister Eckhart* (Santa Fe, NM: Bear & Company, 1983), p. 5.

<sup>32</sup> "I call such a person a wife and in this sense the term wife is the noblest term we can give the soul, it is far nobler than virgin", Fox, *Meditations with Meister Eckhart*, p. 77.

爲天主子，也成爲神的母親，「我們注定要當神的母親」<sup>33</sup>。艾克哈說，如同聖母瑪利亞孕育聖子一般。「創造之路」整合「肯定之路」和「否定之路」，是從「神在萬有外」去體會「萬有在神內」。

「創造之路」與藝術創作和治療有關，宗教藝術把人領入神的根源，把美帶到世間，使人放下一切對立的藩籬，使靈肉、物我、人我的距離均消失，「困頓不適與舒適是一樣的，哀傷與喜悅是一樣的，永恆就是現在」<sup>34</sup>。而原本自身虛無、一無所有的人，能夠與神結合，作耶穌的兄弟姐妹，成爲天主的義子，並稱天主爲父。

#### 四、轉化之路 (Via transformativa)

「轉化之路」是「創造之路」的發展，有「慈悲」(compassion) 與「正義」(justice) 兩個特色，這兩個特色也是聖經中對於神的描述用語，所以轉化之路的神修精神，要求人以神的標準待人處世。艾克哈以福音中瑪爾大和瑪利亞兩姐妹的故事(路十38-42)，來發揮轉化之路的「入世修行」之主題。在重新詮釋這一段經文時，艾克哈提及二個重點：

1. 耶穌進入瑪爾大的心靈之中，瑪爾大將耶穌「接到」家中，「接到」一詞的中古德文 *empfangen*，有「接待」(receive) 與「受孕」(conceive) 之涵義，故瑪爾大是「貞女」也是「妻子」；

---

<sup>33</sup> "We are all meant to be mothers of God", *Ibid.*, p.75.

<sup>34</sup> "Here discomfort is like comfort; grief is like joy. Eternity is now."  
Fox, *Meditations with Meister Eckhart*, p.84.

2. 瑪爾大代表經歷肯定和否定二路，而達到「聖子生心中」的境界之神修者。對她，神人之間已根根相應、心心相連，她已捨棄一切而無所不有，進入透過服務以轉化世界的「入世修行」之層次。

而瑪利亞只顧沉迷在神慰與神樂之中，那是一種神修進度中的專心默觀的初階，也是適合當下的她的神修方式，所以不需要將之從她那裡奪去。以艾克哈之看法，瑪爾大度的是一種默觀與服務整合在一起的生活了，這正是轉化之路「入世修行」的主題。

艾克哈「創造靈修」用中世紀「寓意」(allegory)釋經法，對於瑪爾大和瑪利亞的解釋，迥異於傳統上崇尚默觀、重視修道，貶抑服務及入世生活之看法，強調由默觀回到世界，並以「慈悲」和「正義」為原則，提醒服務之人要成為慈悲與正義的工具，關心受迫害、弱勢與受忽視的人與事，努力使宇宙萬物的秩序重新得到改造和轉化。按陳德光之看法，「創造靈修」的四條路徑，可以用「萬有在神內，神在萬有外，聖子生心中，慈悲與正義」四句話來表達。

## 參、艾克哈思想在今日

艾克哈的思想在他的時代捲入一場神學的爭論中，而被指責傳播不正統的教導，並以思想涉及異端而受到教會的審查。教宗若望廿二世於1329年，時當艾克哈死後不久，發表《於主田園》(*In argo dominico*)訓諭，譴責艾克哈廿八條命題中有不同程度的錯誤。對於這一事件，陳德光研究並發表論文，詳論艾克哈所涉及異端案件的文獻與歷史背景，以及廿八條命題的神學解釋，初步釐清艾克哈的正統性正代表性的問題，並敘述了

艾克哈的判決有其政治、社會、牧靈與神學因素的考量<sup>35</sup>。

## 一、艾克哈思想被禁絕的原因

雖然艾克哈的學說因被判為異端而遭到禁止，他的影響力並不因此而消聲匿跡，反而以匿名的方式流傳下來。學者頗有為其叫屈者，有的人論及艾克哈在他的時代被禁絕的原因可有下列三點<sup>36</sup>：

1. 他的語言並不是當時一般士林哲學的用語。他用士林哲學的辭彙，但表達不同的意思，即容易引致誤解。例如論及神的時候，「神的根」、「沙漠」、「荒蕪」等語辭，並不是要否定聖三，也不是要抹煞神的至高唯一的靈智性和神性，只是要我們不執著於名相之對立，希望能離開「位格」與「非位格」的二元思維方式<sup>37</sup>，來表達一種絕對超越的思想。
2. 艾克哈本人據形容有詩人的氣質，他一輩子奉獻傳道，走過城市鄉鎮，向一切人講授成為天主子女的道理，喜用誇張的說法，以達到扣人心弦的效果<sup>38</sup>。但他誇張的講論，例如：「犯罪越重，讚頌天主越多」、「褻瀆天主就是讚頌天主」（被譴責的第五、六條命題）<sup>39</sup>，也可能被斷章取義、

---

<sup>35</sup> 陳德光，〈艾克哈大師涉及廿八條異端命題初探〉《輔仁宗教研究》7（2003.6），75~117頁。

<sup>36</sup> 關永中，前引文，239頁。

<sup>37</sup> 陳德光，〈「神」、「神的根源」—艾克哈思想的正統性與文化交流的意義〉，322頁。

<sup>38</sup> 關永中，前引文，239頁。

<sup>39</sup> 陳德光，〈艾克哈大師涉及廿八條異端命題初探〉，113頁。

以訛傳訛而變質。

3. 他的學說根源自個人的神秘經驗，一般神學的說法已不足夠用來對此等經驗作充份的描述。雖然他設法協調當時士林哲學的述語與個人經驗，但是他的努力似乎並未全然成功。或許，經驗到人神的冥合，並意識到人神之間主客對立張力之消除，會讓一個神秘學者說出「神的根層是我的根層，我的根層是神的根層」等看起來似乎要混淆神、人兩界本質上差異之言。

## 二、艾克哈與現代人交談

艾克哈當時奮力為自己辯護，聲明自己並非異端份子，認為自己所講的道理縱然稀奇難懂，但都屬正確。他曾公開表示對於信仰的忠誠，並且在第一次審查時，被教宗派的兩位道明會士宗座視察員認為無罪<sup>40</sup>，但是最後仍然功敗垂成，過世之後受到教會譴責。今日的教會不再處於一個懲罰異端的時代了，而艾克哈的學說愈來愈為現代人所重視。他所用以表述思想的語言辭彙，為現代人而言，並不是如此叫人難以接受，尤其是對於東方人而言，他的神秘思想頗有能與亞洲多元宗教文化中的某些思想交談會通之處，舉例如下：

1. 在「肯定之路」中，人應「無感一切」、「關心一切」，離開個人對於受造界的好惡感覺，以平等心看待生命中任何正面或負面之事物，有學者謂此與莊子的精神頗有相似之處<sup>41</sup>。《莊子·齊物論》有言「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

---

<sup>40</sup> 同上註，82頁。

<sup>41</sup> 關永中，前引文，235~236頁。

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而論及生死之事，《莊子·大宗師》提到「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

《莊子·至樂》更敘述莊子自己妻死，惠子弔之，莊子鼓盆而歌。在面對旁人認為悲慟的死亡時，莊子做到「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將世間禍福生死齊一，寵辱皆忘，不再為生老病死所困擾，並且在萬物中找到神的蹤影，但是並不遠離天地萬物，這就是《莊子·天下》所表達的「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

2. 「否定之路」的神修，強調「割捨」，要人放下各種人為的執意和思慮，脫離權力、慾望之世俗桎梏，一任自然，並且達致靈魂的空無，以便讓神可以進入，因為靈魂的成長是靠「減法」。這樣的思想與《道德經》四十八章「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有不謀而合之見。「損」是一種排除、割捨，損去知見、除去情慾、排除妄念、放下名利虛華；而且「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以「減法」割除、捨棄人為的執迷與多餘之事物，則道不遠矣，可以「無為而為不為矣」，靈魂得以進入神秘之深處，與神直接結合了。而這也符合了莊子的「坐忘」之境。
3. 「慈悲與正義」是艾克哈的創造靈修之特色，為傳統的煉、明、合神修中所無。傳統的神修以「默觀」為神修歷程的完成，「轉化之路」則象徵由默觀回到世界<sup>42</sup>。這種透過服務以轉化世界的「入世修行」，特別能夠與儒家的「內聖外王」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看法相呼應，君子

<sup>42</sup> 陳德光，〈中世紀密契主義的創造靈修〉，120 頁。

的自我成長是由修身開始，而後齊家，雖有先後次序，然而其目的是為了服務社稷和百姓。孫中山先生秉中華道統也說「人生以服務為目的」，而艾克哈說一個人工作於馬廄中，然後這人達到了一種「突破」，突破進入了神的根；接下來，這個人下一步要做些什麼？他回到馬廄中照樣工作<sup>43</sup>，繼續在世俗中服務，在馬廄、在各個崗位服務，以轉化世界。「轉化之路」的這種由默觀到行動，令吾人想起舊約的梅瑟，上了西乃山，接受了約版，經歷了與神接觸的高峰經驗，獨自留在山上四十天四十夜，之後下山，依舊投入他的使命，繼續帶領他那執拗的以色列子民。而新約中耶穌被聖神領往曠野，四十天四十夜禁食並三退魔誘，之後離開曠野，投入人群，開始他收徒傳道、奔波勞苦、宣講「天主的國」的生活。而跟著耶穌上了一座高山，見到耶穌顯容光輝的伯多祿、雅各伯和若望，也是與耶穌一起從山上下來，繼續師徒原先四處宣講的行動及驅魔治病的服務。

4. 日本學者鈴木大拙 (Suzuki Daisetsu Teitaro, 1870~1966) 研究東西方的密契主義，認為艾克哈的思想與禪宗和真宗 (日本的淨土宗) 最為接近，因此艾克哈、禪宗，以及真宗，按鈴木的意見，不妨合為一類，歸入神秘教這一大派之中<sup>44</sup>。例如，艾克哈認為：整個時間都含容在現在的當下刹那 (the present Now-moment)，而對於靈魂而言，永恆的日子 (eternity's

<sup>43</sup> Fox, *Meditations with Meister Eckhart*, p. 91.

<sup>44</sup> 鈴木大拙著，徐進夫譯，《耶教與佛教的神秘教》(Mysticism: Christian and Buddhism) (台北：志文，1992)，3頁。

day) 就是這種真實的當下剎那；天父在此當下剎那生出祂的獨生子，而靈魂亦在當下剎那於神中再生<sup>45</sup>。鈴木認為，這種如艾克哈所言的，上帝的工作總是在一種絕對的現在之中進行，總是在一種永恆的「即是時空本身的此刻」之中完成，這種觀念，在佛教徒聽來是不足為奇，因為他們也許會發現它反映了佛教的「空性」而加以接受<sup>46</sup>。

5. 鈴木引用艾克哈的話說「神與神性不同，有天壤之別」<sup>47</sup>，以及「在神性的裡面，一切即一。是以無話可說。上帝工作，神性則否，無事可作；它的裡面沒有活動……神與神性不同，有如動與不動……當我……回到神性的源頭時，沒有一個人會問我從哪裡來或到哪裡去。沒有人憶記我：上帝消失了」<sup>48</sup>。此處所言之「神性」，就上下文而言，就是其他學者所譯為「神的根」、「神的源頭」者，因為鈴木接著討論「神性」，並舉艾克哈所說的靈魂之中有一種光明，其出處就是「聖父、聖子、聖靈」未分之處<sup>49</sup>，而這未分之處就是「神的根」。鈴木在此認為，將神性的觀念作為「純粹的空無」提出而言，艾克哈與佛家的性空之說，可謂完全一致<sup>50</sup>。
6. 當鈴木進一步解釋佛教的「空」，不是虛無、不是消滅、不是虛空，而是超越主客、生死、神人、有無、是非等對

---

<sup>45</sup> 同上註，7 頁。

<sup>46</sup> 同上註，9 頁。

<sup>47</sup> 同上註，21 頁。

<sup>48</sup> 同上註，22 頁。

<sup>49</sup> 同上註，23 頁。

<sup>50</sup> 同上註，22 頁。



立關係的「絕對空」，是充滿無限可能的零，是一種含有無盡內容的空<sup>51</sup>，是如如不動的那個，是萬法之所從來的存有之地<sup>52</sup>，這樣的說法，符應了艾克哈的思想：「神的根」無為，是「一」、「至一」、「唯一」，這絕對的「一」本身不可分割，在其中一切多元與對立均被超越，「神的根」也是赤裸、空無，但這「空無」並非本體上的缺失，反而象徵著一種不可言喻的「富有」。

## 結語

艾克哈思想特色在他的時代也許看來神秘難解，但是梵二之後四十年的現在，由教會已經打開的窗向外望出去，世界各宗教、各文化之間接觸頻仍，關係日益緊密，人類逐漸形成共識，知道必須交談以便相互了解並彼此學習。在這個時代精神下，艾克哈思想用於與東方神修的交談，不論是他的空、無，或是轉化之路的入世靈修，就有了一層歷久彌新的意義，也表達出基督信仰在每個世代中的生命力。

---

<sup>51</sup> 同上註，37~38 頁。

<sup>52</sup> 同上註，21 頁。